「──」鬧鈴聲把我幾近每一夜的惡夢都打破。
說是惡夢似乎也不太準確，腦內的一角又浮上那些麻痺了的片段。
從被窩中醒來，我讓不常滿溢而出的無奈就這樣布滿整臉。

那是我偶爾才會露出的表情。

又是一個人踏著日常的上課路，四周誰也不在的話連自己都變得奇怪起來了，卻又意外的享受。
於是我延續著夢境去想想那些絕對是不值得懷念的往事，似乎也不是那麼討厭。

印象在日夜推移的間隙中從記憶裡淡出，我把一些瑣碎的硬生生地抽了出來。
那是一隻手，我曾握的很緊的。
手的主人稱謂上是表哥，實際上小時的自己隨便喚著人「大哥哥」「大姐姐」什麼的，唯獨關係最要好也最為親近的卻是直呼名諱。

－－我還記得名字，卻忘記了他的臉，而夢中總是敷衍地馬虎地帶過那面孔。

／／

「噹噹」
擴音器裡的鐘聲，好像無法遏止我想東想西，即使這樣前往教室的腳步還是未歇。

一切就像走馬燈，倏地把若有似無的種種畫面全攤放在心頭上，縱使實際上發生過的事、一同笑著的好多好多都早已無法追溯其始其末，結論是當時的我們都享受與對方度過的日日。
好像很美好一樣。

『祁条同學－』海藍的一抹身影像平常一樣叫喊我的名字，打斷了我，是川。
被他這樣一喊，我才有辦法往臉上堆出往常的笑臉，卻又在暢談之後把任何一點笑意都抹煞掉，再讓自己的目光跟思緒都飄的更遠、更遠，最後全浸在被白填成的天空裡。

拜託，不要再繼續想下去了、不要再做那樣子的惡夢。